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四回 假消息假言請客 為盜賊大意驚人

卻說狄公見眾人應允，命他們結具銷案。華國祥自無話說，惟有李王氏，見那條毒蛇，在狄公面前，不禁放聲大哭。狄公又命人將蛇燒灰，以作治罪。就此一來，已是午後，當即起身回衙，將胡作賓由學內提來申斥一番，令他下次務要誠實謹言，免召外禍。此時胡作賓母子，自然感激萬分，申冤活命，在堂上叩頭不止。狄公發落已畢，退入後堂。且說洪亮昨日領了名片，趕到皇華鎮與何愷說明緣故，次日一早，便來到湯家門首。先命何愷進去，向裏面問道：「湯先生在家麼？」裏面有人詢問，出來一個老頭子，答道：「你是哪裏來的，問我家先生何乾？」何愷笑道：「原來是朱老爺。地方上的公食人，皆不認得了？」那人將何愷一望，也就笑道：「你問他何事，現在還未起身呢。」何愷聽了這句話，轉身就向洪亮去丟個眼色，兩人信步到了裏面。在書房門口站定，洪亮向何愷道：「你辦事何以這懈怠，既然湯先生在家，現在何處睡覺，好請他起來講話。」那老家人，見洪亮是公門中的打扮，趕著問道：「你這公差有何話說，可告知我，進去通知他。」何愷道：「他是縣太爺差來的，現名片在此。因地方上事，請你家先生，進太爺衙門有事相商，不能稍緩。」那老人在洪亮手內，將名片接過，進了書房，穿過了一小小天井，朝南正宅三間兩廂。此時何愷也跟那人到了他裏面，心下想到：知他住在這上首房內，便是畢家那牆相連了。正想之間，忽見那人走到下首房門，何愷心下好不自在，暗道：「這個想頭，又完了，人尚不在房內居住，牆上還有何說？」

一人暗暗的說話，忽然上首房內出來一人，年約二□五六歲，生得眉目清秀，儀表非凡，好個極美的男子。見老家人一進來，趕著問道：「是誰來請先生？」老人道：「這事也奇怪，我們先生雖是個舉子，平日除在家課讀，外面的事，一概不管。不知縣裏狄太爺，為著何事，命人前來請他？說地方上有公事，同他商酌，你看這不是奇怪麼？恐先生也未必肯前去。」那少年人聽他說狄太爺，不禁面色一變，神情慌張，說道：「你何不回卻他，說先生不與外事便了，為何將人領入裏面來呢？」何愷聽了這話，將那人上下一看，卻巧這人的房間，便在畢家的牆後，心下甚是疑惑，趕緊接話問道：「你公子尊姓，可是在這裏寄館的麼？我們太爺，非為別事，因有一處善舉，沒有人辦，訪聞湯先生是個用心公正的君子，政命差人持片來請。」說著，見老人已走到房內，高聲喊了兩聲。只聽裏頭那人醒來，問道：「我昨日一夜，代眾學生清理積課，直至天明方睡，你難道未曾知道，何故此時便來叫喊？」只聽老者回答道：「非是我等不知，因知縣太爺，差人來請，現有公差立等回話。」湯得忠道：「你為什麼不代我回報他？此時且去將我名片取來，向來人傳說，拜上他貴上縣太爺，說我是牖下書生，閉戶授徒，不理閒事。雖屬善舉，地方上紳士甚多，請他太爺另請別人辦公罷。」老人聽了這話，只得出來對何愷回復了一遍。

當時洪亮在書房，早已聽見了，見何愷出來說道，「湯先生不肯進城，在我看來，惟有回去稟知大爺，請太爺自己前來吧。此事倒不可懈怠，莫要誤事方好。你此時照原話趕速進城去吧。」說著兩人出了大門，那老人將門關上。彼此到了街上，何愷向洪亮說道：「你可看見那人沒有？」洪亮道：「這事也是徒然，湯得忠是在那邊房間居住，有什麼看見？」何愷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，這頭房內有人，同老者說話的，你未看見麼？是個少年男子，見我們說縣裏差來的，那他臉上神色就不如先前。我所以出來，叫你趕速回去，這句話，乃是看他的動靜的。他如懼怕，你我出門，他必到別處去了。你此時便可趕速回城，稟明太爺，請太爺自己前來，姑作拜湯先生的話說到了裏面，借話問話，再為察看。我此時便在這左近等候，看他可出來否，順便打聽他姓甚名誰。」彼此計議停當，已是辰牌時候。洪亮隨即來至城中，將方才的話稟了。狄太爺心下甚是歡喜，當時傳齊差役，帶同馬榮，喬太，陶乾三人，乘轎而來，一路之上，不敢怠慢。到了上燈時分，方至鎮上，先命馬榮仍在從前那個客寓內住下，所有衙役，皆不許出，夜晚露風聲，說本縣到此客寓；主人也是如此吩咐。眾人自領命而行，當時將行李卸下，淨面用茶。

飲食已畢，狄公向馬榮道：「你們四人，今夜分班前去，洪亮同汝在畢家屋上等候，若有動靜，便可即喊拿賊，看他下面如何；喬太同陶乾在湯家門前守候，若有人夜半出來，便將他拿獲住。本縣此時不去，正恐走去辦事不成，令凶人走去。」四人領命下來，各自前去不提。

且說馬榮同洪亮兩人，出了店門，洪亮道：「我近來為這事吃了許多辛苦，方有這點眉目，今夜若再不破案，隨後更難辦了。我想你這身本事，何事不可行？現有一計在此，不知你肯行不肯行？」馬榮道：「你我皆是為主人辦事，只要能做，何處不可去？你且說與我聽。」洪亮道：「湯家那個後生，實是令人可疑，為恐識破機關於他，一連數日安分守己，不與那周氏往來，我們雖在屋上，再聽數日，也不能下去。莫妙你扮作竊賊，由房上躡入他裏面，在他房中偷看動靜，是不比外面，較有把握。恐你早經洗手，不於此事，現在請你做這買賣，怕你見怪，故爾不便說出。你意下究竟如何？」馬榮笑說道：「我道何事，不過由來是我舊業，此計甚是高明，今夜便去如何？」說著二人到了何愷家內，坐談了一會。

約有二鼓之後，街上行人已靜，馬榮命洪亮竟在畢家巷口等候，自己一人先到了湯家門口，脫去外衣，躡身上屋，順著那屋脊，過了書房將身倒掛在簷口，身向裏面觀望。見書房內燈光明亮，當中坐著一個四□多歲的先生，兩旁約有五六個門徒，在那裏講說。馬榮暗道：「這樣人家豈是個提案的地方？我且到後邊住宅內再瞧一瞧。」照樣運動蛇行法，轉過小院落，挨著牆頭，到了朝南的屋上。舉頭見畢家那裏，也伏著一人，猛然吃了一驚，再定神一看，卻是洪亮，兩人打了一個暗哨，馬榮依舊伏在簷口。見上首房內，也有一盞燈，裏面果然有個二□餘歲的後生，面貌與洪亮所說一點不錯，但見那人不言不語，一人坐在那椅上，若有所思的神情。停了一會，起身向書房望了一望，然後又望望牆屋，好像一人自言自語的神情。馬榮正在偷看，忽聽前面格扇一響，出來一人，向房內喊道：「徐師兄，先生有話問你。」馬榮在上面聽見一個徐字，心下好不歡喜，趕即將身軀收轉，只在簷瓦上面伏定。但見那少年也就應了一聲，低低說道：「你怎麼今夜偏偏亂喊亂叫的！」說著出了房門，到書屋而去。馬榮見他已去。知這房內無人，趕著用了個蝴蝶穿花形勢，由簷口飛身下來，到了院落，由院落直躡到正宅中間，四下一望，見有一個老者，伏在桌上，打盹睡的模样。馬榮趁此時候，到了房內，先將那張燈吹熄，然後順著牆壁，細聽了一回，直是沒有響動，心下委決不下，復用手指頭敲了一陣，聲音也是著實的樣子。

馬榮著急起來，將身子一橫，走到那張客床前面，將帳幔掀起，攢身到了床下，兩腳在地下蹬了兩腳，卻是個空洞的聲音。馬榮道：「分明是這地下的尷尬了。」當時將幾塊方磚，全行試過，只有當中的兩塊與眾不同，因在黑暗之中，瞧不清楚，只得將兩手在地下摸了一摸，卻是一踏平陽，絕無一點高下。心下想道：「就要將這方磚取起，下面的門路，方才知道。它這樣牢固，教我如何想法？」正在為難之際，兩手一摸，忽然一條繩子，系於床柱上。馬榮以為它扣著什麼鐵器，以便撬那方磚，當時以為得計，順手將繩一拖，只聽「豁啦」一聲，早將床帳拖倒了下來。當時馬榮這一驚不小，正想逃走，書房裏頭，早來數人，高喊有賊。走到院落，忽見燈光已滅，人恐有暗算，不敢進去，惟有叫喊，絕無一人上前捉拿。馬榮此時跳在房上，見已脫身，索性也不回去，伏在屋瓦脊上，細聽下面動靜，如何舉止。

不知那少年公子，若何進房，所作所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